

歌当哭 诗如乐 与君别

——上午程十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侧记



■ 从云南赶来的姑娘向程老献花

本报记者 雍榕 摄

今天上午,在幽婉缠绵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乐曲中,人们送别了艺术大师程十发先生。

安卧玫瑰花丛中

沿着龙华殡仪馆新楼阶梯上行,只见围绕在白玫瑰中的程十发先生巨幅头像,在大厅上迎候着前来送别的人们,那神情一如他生前接待客人那样,仿佛微笑着看着对方说:“你们来啦?”追悼会上选用的两张程十发头像都是本报记者胡晓芒为晚年的十发先生所摄。十发先生家属和画院领导都觉得这两张照片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十发先生和蔼可亲的性情。

追悼大厅里,十发先生安眠于玫瑰花丛中,身上盖着他故乡松江的蓝色格子老布。遗像两旁的挽联为上海美协副主席卢辅圣所撰、上海书协主席周慧珪所书:“三釜书屋千秋慧业丹青播化真善美,一代宗师四海声名典则长留天地人。”

云南姑娘泪盈盈

送别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最为显眼的是几位穿着云南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佤族姑娘张可小时候家境贫寒,但酷爱绘画,12岁时在上海办画展,十发先生给予她很大帮助,并给她题写了展名。如今她已经在北京开办画廊了。在十发先生遗体前,她久久不愿走开,泪水默默地流淌。身着花腰傣族服饰的云南姑娘小陈对记者说,云南人都知道程十发先

生,知道他爱云南,一生都在画云南。我一定要来送送他,穿着他过去画过的花腰傣族服装。上海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李怡蓉也在人群中。曹可凡是十发先生的老朋友,“现在站在他面前,一下子想起了过去和他许许多多的欢笑言谈……心里就特别难过。”李怡蓉是云南人,在十发先生病重期间,多次去探望,和老先生一起唱《小河淌水》。

日本友人拜大礼

十发先生的日本老朋友周田敏秀先生也来了,他隆重地穿着日本水户时期的服装,佩着腰刀,恭敬地在十发先生遗体前行跪拜大礼。远在中国明代,周田家族就与中国明朝使者、程十发的松江同乡朱舜水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十分敬重十发先生的人品和艺品,过去每年都要来上海拜访,每次来都是如此隆重着装。

十发先生大弟子之一的汪大文女士给记者看她带来的一把折扇,她在上面抄写了十发先生的一首诗:“披图见幻境,天花着化身。心无维摩诘,笔墨是长春。劫灰何足惧,万物皆飞尘。”记者离开时,尚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等候与十发先生道别。

据悉,十发先生的骨灰今天下午就要安放到他的祖居地金山枫泾。

本报记者 林明杰



■ 上午程十发先生追悼会现场

荧屏今播纪录片

再睹程老音容笑貌

本报讯 国画大师程十发驾鹤西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收藏》栏目的编导通宵剪辑制作,从大量珍贵资料中辑录赶制了一部纪录片《追忆程十发》。

生活中的国画大师程十发待人宽厚幽默,并喜爱昆曲,爱看足球,喜欢收藏照相机……纪录片首次播出许多珍贵的画面:如程十发任中国画上海画院院长时的工作镜头,程十发十几年前创作国画的现场,程十发和昆曲艺术家登台吟唱的情景……纪录片《追忆程十发》今晚7时在上视纪实频道播出。(顾宇高)

与奇妙世界神秘人有约

——“太阳马戏”创意总监盖利斯谈创意

正在蓝黄相间的“太阳城堡”里持续上演到8月26日的《神秘人》,是加拿大国宝“太阳马戏”创立23年来打造的13台风格迥异的创意舞台秀之一。在头顶“飞行”的陌生人、没有脑袋的神秘人……这些精妙的创意是如何产生的呢?记者日前采访了太阳马戏的创意总监、也是太阳马戏的创始人之一盖利斯·斯特·乔伊克斯,探寻这些奇妙创意的由来。



■ “太阳马戏”的舞美体现了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孙中钦 摄

另辟蹊径 讲故事

“太阳马戏”每做一台秀,都不会自我重复,而是从创意、技术手段、核心表演节目等各方面,都要另辟蹊径。盖利斯说,《神秘人》的诞生,是希望脱离先前《庆典狂欢》等作品的虚幻热闹的元素,制作一些植根于现实的作品,“我们不总是需要艳丽的色彩和美丽呈现。我们已经厌倦了创作那些天使、魔鬼、怀旧的鸟等。在这个星球上有60亿名神秘人。所有的人都是神秘人——默默无闻的人,而《神秘人》是对你所不认识的人的礼赞。”

讲故事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的眼睛去看世界。创作团队受到了绘画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影响。“比利时有位画家叫德尔维克斯。在他的绘画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但是每幅画都传达出那些人之间的一种忧伤。《神秘人》讲的也是这种故事。”

审美品位 百分百

很多中国观众看完《神秘人》的演出,都对其流畅的编排、演员精彩的表演、极具震撼的现场音乐等赞叹不已。也有观众提出:有些节目,演员的表演难度很大,但演员却一个个很自如,没有惊险出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盖利斯解释说:“无论演出的安全性或艺术的美观都不能彼此妥协,我们必须确保演出安全,同时维持百分之百的审美品位。这就是挑战。”盖利斯分析说:“如果我们只考虑艺术性,事情就很简单,我们把演员从大炮里射出来,这一定有很有趣,但可能有人会受到伤害。如果我们只需注意安全,也很容易,就让演员穿上厚厚的紧身衣,不准他们离开地面,但观众就会索然无味。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演员要能表演世界上最难度的杂技,却没有任何危险。我们发挥创意,设法使之两全其美。”

技术艺术 两结合

《神秘人》是太阳马戏第一个“巡演秀”,有了这个蓝黄相间的大篷,他们就可以把精彩的演出带到世界各大城市。盖利斯说:“以前演出,每个节目结束,我们就手忙脚乱地搬道具,准备下一个节目,那样观众的情绪全被打乱了,不能完全沉浸在演出中。因此,我们在《神秘人》里创意出了5条轨道的航轨,横亘舞台上空,并设计了转台,可旋转舞台运送演员,同时,小丑还可以从舞台底下钻出来。节目与节目之间形成了无缝链接。我们把技术转化成了艺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引起观众的惊叹声,而是勾起观众的个人情绪,以新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共鸣。这就是太阳马戏为什么能受到全世界6000万人疯狂追捧的秘密所在。”

本报记者 朱光
详细: 07072210601

□ 金复载 张苑

今年夏季,对于中国音乐剧爱好者和专业人员来说是幸福的。在上海,同时引进了两部音乐剧《小王子》和《妈妈咪呀!》。

法国音乐剧《小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无法预知的梦幻世界。这部音乐剧没有热力四射的劲舞,没有俏皮搞笑的台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首诗、一幅画与一个哲理。根据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小说改编而成的音乐剧《小王子》,是一部献给成人的童话,讲述因飞机故障而迫降到沙漠的飞行员与来自外星的小王子的奇遇。小王子看似简单的言语中充满了丰富的哲理,提醒忙碌的大人要保持一颗心,才能发现最美好的事物一直就在身边。

《小王子》的全新戏剧形式,打破了传统音乐剧的叙事性结构。它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诗化意境,把法兰西民族的艺术精神,包括音乐、诗歌直接融入作品之中,以增强抒情性,语言词句充满了节奏美和韵律感的诗化倾向。《小王子》并非没有戏剧冲突,而是更注重人物内心的冲突。最后小王子离开时,飞行员的内心冲突爆发了,形成巨大的震撼力。

《小王子》全剧音乐风格统一,以法国小调性特有的旋律而体现,音乐节奏和戏剧节奏相互交融,形成一种独特的法式诗化音乐。我们不难发现,《小王子》音乐忠实于法式音乐固有的柔和抑制,排斥过度激情,追求细腻感受。全剧音乐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德的憧憬,体现了一种独特语汇。在演唱形式上,也打破了传统音乐剧的模式。

《小王子》给中国观众的观念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不能再一味咀嚼老牌音乐剧国家吃剩的残羹冷饭。《小王子》告诉我们,音乐剧的形式还有很多种,我们不要被传统的剧情音乐剧的模式束缚住头脑,要静下心来,聆听蕴藏在中华大地上的声音,捕捉中国人独有的一笑一颦。

不再咀嚼残羹冷饭

谈音乐剧《小王子》的启示



■ 精妙创意:没有脑袋的神秘人



■ 紫衣小丑出场插科打诨



■ 独特的“空中飞人” 孙中钦 摄